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三三七・子部・類書類

類雋三十卷（卷二十二至卷三十）〔明〕鄭若庸輯……………一

劉氏類山十卷〔明〕劉胤昌撰……………一九七

蟬史集十一卷〔明〕穆希文撰……………四四一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三十卷（卷一至卷十三）〔明〕徐炬輯……………五七九

類

集

二

〔明〕

鄭若庸輯

據明萬曆六年汪珙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
八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清白士集卷十八

梁玉繩

警記一經

王德柔云過見警觀皆印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誦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刪存爲警記七卷或免謂於心聲庶不空乎耳食非敢傳之好事祇可自怡他日卽以供覆瓿所弗計也戊午三月穀雨後二日

卷一 經九十四條

卷二 經一百條 檀弓剽義十八條

說文傳經附證十五條

卷三 史百八十八條

卷四 史一百七條

卷五 子八十五條 列女傳補勘二百十條

清白士集 卷十八 警記一

卷六 詩文八十四條

卷七 雜事九十六條 日本碎語十六條

孔仲達易正義序業資九聖時歷三古依繫辭儀農黃帝堯舜爲五加文王周公孔子爲八其一似宜屬禹或據魏淳于俊說數燧皇爲九然高貴鄉公已折其妄見魏志或謂夏有連山殷有歸藏指義農黃帝堯舜夏殷文王孔子爲九不數周公者父以統子漢藝文志云人更三聖是已但正義論以連山歸藏爲神農黃帝之易不取夏殷則夏殷又不在仲達所稱九聖中矣隋書經籍志曰易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志禹敘九疇自當數禹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

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真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

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

與經解全而保傳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

保傳漢書說苑全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並以爲

逸經恐非也女子差此空虛於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

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駰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遜齋閒覽全云

清白士集 卷十八 警記一

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

乾卦疏以漢高祖生秦世應泗水爲亭長是潛龍勿用之象釋

全聲相應一節云周時獲麟爲漢高之應東漢尚讖緯故何

休注公羊據緯解經甚至以夫子之春秋因欲授漢高預作

彼是漢人或藉以求道通仲達何爲乎書孔序疏曰緯文鄙

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易正

義論曰緯文鄙偽不可全信仲達闢緯見此兩條其餘多附

合康成據緯爲解亦言緯是孔子所作非惟自相乖異抑亦

誣其祖矣史稱穎達正義雖詳博其中不能無謬元學士馬

嘉運駁正其失當世服其精惜不傳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

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

一

簡莊疏記

〔清〕陳鱣撰

據民國四年張氏刻適園
叢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六七毫米寬二五〇毫米

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為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全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妹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鄭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即祖乙亦非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舜葬媯武非常之變田學紀案媯非婦人亦非天子表人奈何儕於舜葬武墨唐臣之諛偽周者每以

將白士集 卷十八 晉記一

三

女媧為比故仍其說耳
頤卦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此晉傳休奕口銘患作禍

困學紀聞引疏患又作病二語亦互易

大畜猶豕之牙鄭讀牙為互甚是互字俗作下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猶豕則豕是豕名

卦象言能制剛猶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其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為長億

喪其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全一句法五爻億無喪有事亦然

中孚豚魚注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隱蟲二字頗新吳草廬謂豚魚是江豚將風則出舟人稱為風信故中孚取象焉似勝王注

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耶解云莽皇帝名升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漢書如此說經可發一噱

宋韓元吉作繫辭解朱太史經義考云已佚案南潤甲乙彙纂

解辭序淳熙戊戌五年年六十一始作此解閱再歲而僅成十年正月因序而藏于家自謂得聖人之意蓋无咎為尹和靖門人與朱子友善呂東萊其塔也問學有自來矣

南潤云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作皆漢時講師之說二公之言不全如此吾從南潤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法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舞方法仲達誤引之以為

將白士集

卷十八 晉記一

四

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韓伯繫辭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二字詮釋最明

雜卦晉書也明夷誅也虞翻云誅傷也王注本義全孫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此亦

一解

顧氏日知錄疑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案後漢書孔傳傳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作易林也又方

術傳許曼祖父峻字季山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是作易林者不止焦氏矣妹婿許周生孝廉云名慶宗東觀漢記永平

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
或後來有所躡入耳又月令疏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翼主
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
此又今本易林所無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矣
或謂安國未嘗爲傳似未確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

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並

見真孔傳歟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
納之爲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納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

解納爲水北蓋水北曰納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爲明

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納爾雅上脫小字閻百詩謂蔡

誤記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經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

攷桓水有二鄭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

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鄭注非經

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

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

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

西戎之境熊羆狐貉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

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

戎字之譌最爲了當

蔡仲默於禹貢三江引唐仲初吳都賦注本之水經注廿八卷

乃庚仲初也仲初名闡作揚都賦見晉書文苑傳世說文學

下篇唐當作庚吳都當作揚都此蓋傳刻譌舛未必蔡氏之

誤而注仲初之賦者是南齊庚杲之見水經濡水注胡朏明

禹貢雖指以仲初爲杲之則眞誤矣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

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

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

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

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名若豫

州之雒从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溺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閒世呂覽召類說苑

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

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岐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

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

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湯征一篇今存史記殷本紀中未嘗亡也不知尚書何以脫去

唐白居易作湯征補亡見長慶集宋令狐挺作補湯征見西臺集

太甲上篇疏謂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不韋書

但有伊尹並無伊摯

商中宗太戊在位七十五年三代以來天子享國未有如是久

長者其後唯春秋時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外此無之

高宗彤日祖已曰非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紂爲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微子篇我舊云刻子論術本性引作孩子解之曰紂爲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長大爲亂不變也字義並異蓋今文家之說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偽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說見史記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卽眞泰誓乎
孟子所引是眞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卜五占用謂兩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清申士集卷十八附記一七

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疏禁席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地矣見文帝紀注至魏文成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見魏刑罰志金本紀是又不關羣飲之故與古異

胡氏皇王大紀云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丹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閑于乃邑謀介至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此言吾甚慙之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並畿內數之然攷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于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閭百詩以爲僞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豎人注引曲禮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尚爾何況他人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尚賢下篇引作訟刑

逸周書師曠謂太子晉火色不壽晉亦自言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蓋年十七而卒乃通志氏族畧王氏注云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恭爲司徒則非早卒不立矣與周書異鄭志

清申士集卷十八附記一八

本于唐書宰相表宗恭作恐不可信

詩免旻序言美賢人衆多案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閭天泰顛於宜綱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書大傳謂閭天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爲朋友豈全隱海濱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于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轉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又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轉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

亦祇重讀而于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為議矣

幽風狼跋其胡載臺其尾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又何至如狼之跋臺樓攻魏蒼楊敬仲論詩解書引蜀人楊少卿民望之說最為得旨楊云狼之遇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臺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

攻魏又解小宛桑扈六語云蘇黃門古史序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

清由士集

卷十八

九

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作泰辛公蘇成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

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全詳甫

田篇孔疏似鄭義為長

韓奕云韞韞淺幘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僕注虎豹之屬

恒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襪是豹與鹿皮亦名淺爾雅虎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

徹序以為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徹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

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

卽位在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平王十三年卒而蓋始

作詩其去幽滅于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汜于彘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謫也蓋平王元非中與令主徒以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于洛外有犬戎搗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王託言自徹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為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警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徹子臺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徹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補綴

清由士集

卷十八

十

墨子尚賢中篇引周頌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豈周頌亦有逸篇邪疑是古說詩者之辭以為周頌體不類

魯頌駉駉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

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牡馬為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

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

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全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

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

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

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護牧牝馬繼駒浩居北方習知

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

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驂馬也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牝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攷周初始滅地人中國熊繹其再封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不知卽此三百篇抑各有詩三百也

淮南子時則訓注引詩曰鼙鼓洋洋未識於三家何屬王氏詩攷無之呂氏春秋季夏論大二篇注俱引作鼙鼓

逸詩所見甚多大抵皆秦漢以前之書惟集韻類篇引詩云倭人如蟬莫知所出

汪應辰薦鄭樵狀云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著有詩傳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夾漈之詩傳今不傳然

情白土集 卷十八 舊記一

主

前人嘗譏其師心自用不知而作獨朱子從其說文定于朱子爲表叔故亦稱美之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

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全通借賈氏以春秋

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並有晉大夫嘉父亦非

鄉射禮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爲豫釋曰三賓已上客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吳氏廷華云豈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或有疾不與耳衆賓亦不得止言三賓方氏苞云三賓或有老疾而用爲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德之愚謂嬰相之延射旣期稱道不倦者亦在位則方氏甚合衆賓或有奇

無耦或比耦之餘雖有二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爲耦故不與也此說盧學士采入儀禮詳校

賈公彥周禮廢興序曰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宋氏經義考百六十八引賈云古文春秋者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攷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乃以爲孝文孝武何也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醕醢醢而玉藻但言五飲有酒無醕醢蓋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醢粥爲醴曰醢寒粥曰醢故玉藻以酒易醢而以醢兼醢醢清粥

情白土集 卷十八 舊記一

主

也陳氏禮書言是異代之禮方萬里謂當闕疑似未然

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全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

飲酒必皆自作乎

外府注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案漢食貨志莽造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賈疏以布

貨一項當鄭所說布十品以錢貨一項并前所罷之錯刀契刀後所改之貨布貨泉當鄭所說泉十品似曲疑注中十品

上有脫字

九嬪注婦容謂婉婉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孔疏率

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膀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

清自士集

卷十八

三

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九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殯者是古有冥婚之事故立法禁之然

漢以前其事未聞直至曹魏時武帝子冲亡聘甄氏亡女合

葬明帝女淑亡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唐肅至忠殤女與

韋后弟洵合葬遂有發壙歸柩之恥此皆嫁殯也若遷葬則

無之宋康輿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

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春官樂師注鄭司農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

無怠無凶賈氏不知所出馮少洲詩紀謂是辟離通詩未曉

從何案據

夏官馬質禁原蠶注以爲傷馬而淮南子泰俗訓以爲殘桑二

說不全宋史儒林孔維傳早蠶之後重蠶之繭出絲甚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卽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劇墨下爲宮別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大戴禮千乘篇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盧景宣無說孔檢討廣森補注云殷衆也殷書蓋戶籍之名引周禮司民爲證所解甚合廣韻上聲二十八獮云簡籛今人戶版籍也簡音牽上聲猶殷書矣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

畸倚也歸安嚴九能

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倚魁卽畸鬼矣畸人見莊

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度儼慧也自關而東趙

魏之間謂之點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

恐未當

曲禮八十九十日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日耄九十日旄後人

妄加之美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日耄九十

日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全稱爲耄而於

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

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上句九十

字宜刪姜氏蓋據白

釋文引或本八十日耄與秦詩毛傳全說文釋名爾雅注及易

詩釋文並全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

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日耄疏引爾雅舍人注云

年六十稱俱非

人注

本公羊何注公羊疏引曲禮作

七十日耄蓋用馬融說而誤爲曲禮

續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續徧考經傳從無以死為續之文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為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

呂氏春秋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

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為炭可互證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

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天文時則並

與禮記全孔仲達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乾隆三十二年十

一月九日奉 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

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于夏即疑禮經傳習

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為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

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麋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

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

荷白士集 卷十八 書記 主

竝將新脫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為之頓釋說文有訓麋為麋

鹿之語名苑又稱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全北人知之

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輾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

資已詳為著說以辨竝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改麋

為麋俾信示四海無仍昔誤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

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孟春鴻雁

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候雁北淮南子時則訓則易通卦驗全

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宜罾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

罾翳為弋而呂作罾弋宜罾羅網淮南子是有罾字也毋悖于

時母或作為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譌而呂固

有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泉雨而呂仍作淫雨

今不作衆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

而呂作欲靜無躁也畢氏輯校云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淮南作慎身無躁

毋刑注云今月令刑為徑淮南子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

伐蛟取鼈登龜取鼃注云今月令漁師為榜人而呂仍作漁

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淮南子孟秋

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為厲疫而呂仍作瘡疾也淮南子

孟冬乘步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珍字之誤而呂

仍作步也命太史登龜策注云今月令曰贊祠祠衍字而呂

作命太卜禮祠龜策無贊字也淮南子命太祝祠祀神季冬

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墨校本以為

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

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子惟孟夏王瓜

生瓜為苦與貫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挾矢以獵獵為射孟

冬固封疆疆為疆鄭注與今呂本合淮南子及獨斷御覽六百八十二引漢官儀並作

固封案孔仲達說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

者為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即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

之首章竝無先後今古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高

誘全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全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

漢時太史所上月麻非呂覽也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

東漢自有所行月令矣

曾子問曰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鄭注靈公先桓子以魯

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但出公奔魯在

哀公十五年冬閏月經書於十六年正月相隔十餘歲安得

遭桓子喪乎

文王世子載錫齡之夢余深所不信墨子明鬼言鄭穆公見句芒神錫壽十九其妄政全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案論語瑚先于璫包咸鄭玄並稱夏曰瑚商曰璫賈服杜注左傳皆言夏曰瑚朱子亦從舊說疑明堂位誤也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爲能也他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能饑渴是以能爲耐也亦省作而字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作而墨子尚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尚全中篇聖王唯而審以尚全並是能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清由士集卷十八附記一

能禮運疏謂耐不安寸爲誤殊未然

禮器不應蚤注訓庵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摩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譌耳非爲也

祭法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魯語衰作興一以祀棄爲湯一以祀棄爲禹似當依祭法禹棄全時無故廢柱而以全時人易之恐無此理

郊特牲祭義皆云祔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詩歷敘桃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丞嘗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即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之證歟

祭義朔月月半或謂上月字乃日之譌非也朔月卽月朔倒文

爾詩十月之交朔月辛酉

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韞全案考工記函人掌爲甲韞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人若韞人不稱甲吏也竊疑煇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用兵爲衛

學記良工四語列子亦有之云是古詩解者謂良冶鑄金補器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全非肖似習學之意弓箕便一例矣黃東發張氏載曰良冶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爲毯沙土之範模可備一說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畧全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迥異清由士集卷十八附記一

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諸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並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缺

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又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端衰無異等乃以爵之貴賤爲輕重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因子貴而父遂不敢主其喪乎此其所以爲雜記也全禮山與方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連一見於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經孟子攷文補

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千年而不斬也

雜記陽童某甫注尊神不名爲之造字此果周禮歟今世赴祖父之喪有造別字者是以殤待之也

雜記諸侯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御柩以茅歸安鄭氏謂茅不可御柩疑富爲旌聲之謬也此說恐非喪大記亦云大夫御棺用茅士用功布不可爲謬蓋茅之爲物古人尚之其用處頗多故傳曰前茅慮無軍行猶以茅爲旌識則御柩獨不得以茅爲麾乎

坊記陽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汜論繆侯是夢侯之誤矣

蒲盧有三解鄭注中庸本爾雅以爲蜾蠃朱子取沈括以爲蒲清由士集卷十入舊記

葦夏小正十月亥雉入於淮爲蜺蜺者蒲盧也郭注中山經又以此爲蜺緇衣引尹吉卽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

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僞古文勅入虞夏書也楊評事荀注非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獲本又作獲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畧云誦伸不獲五度高誘注獲誤也

則隕者隕其所守獲者誤於所從

祖父母爲大父母見禮深衣陸德明音大爲泰則俗作如字讀者非

清白士集卷十九

梁玉繩

警記二經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丘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爲正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交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卽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清白士集卷十九警記二

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此尹氏之解明季本有

五伯齊桓爲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號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主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全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賈衍耳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爲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舒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

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揭與揭音同南說林並作舒獨韓策作屑揭

楚成王取文萃二女左傳晉文公納釐氏傳皆以甥女為妻

者可謂無別矣嗣後妻甥者漢孝惠取張敖女章帝取竇勳

女吳孫休取朱嫫女俱楚顏晉重作之傳也高麗德宗欽以

其妹也惠宗王武以長公主妻弟昭後嗣位為光宗女為后是

史畧外裔無責焉矣至魏末傳謂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全

母妹也然之已傳其非也見說志前注

左傳紀閏者六傳元成十七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

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為非

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

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

清白士集卷十九 舊記二

置也攷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

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

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

左常侍薛華碑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

元仇遠詩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

嘗無閏矣其他尚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

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

已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

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

月正月者順治七年閏十一月

文二年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用書也疏云周志

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案此語見逸周書大匡解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為策書杜預以為馬提前

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

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囊書當贈鞭惟

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

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

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僖

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

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三月而薨遂

以為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為姜出何必

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為季文子國語以為里革似當依國語

清白士集卷十九 舊記二

以斷晉酒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辨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為公幼矣也成公之

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即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即

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尚

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為質於楚即公衡之年

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公穀二氏謂鄆以莒公子異姓為後故

書滅異姓為後古今全禁犯此禁者實自鄆始嗣是無代無

之不可勝舉最可怪者三國吳朱然實乃朱治之甥子本姓

施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弟孫策乞為嗣後治卒然行喪竟

乞復本姓權不許不知何以不許也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遁馬還而樂